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八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出版社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文史資料出版社 出版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地质印刷厂印刷
(北京安德路4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1/32·印张7·插页1·187,000字

1962年6月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4,201—63,980 定价: 0.75元

统一书号: 11224.10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附 注

对《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惨杀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二七九页

《对蒋经国与青年军》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四六页、第五十五辑二一〇页

目 錄

楊虎城將軍被捕經過·····	王根僧 (1)
楊虎城將軍被囚禁和被慘杀的經過·····	沈 醉 (5)
蔣介石指示我在山東破坏和談和調處的真相·····	王耀武 (18)
蔣軍在停戰令公布后搶占光山的經過·····	張宣武 (37)
蔣軍利用和談進犯豫鄂解放區的回忆·····	吳 明 (43)
蔣軍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和整三師趙錫田部的被歼·····	胡臨聰 (55)
蔣軍對魯南解放區的進攻·····	許長林 (62)
蔣軍整二十六師馬勵武部嶧東被歼記·····	朱崇文 (69)
萊蕪戰役蔣軍被歼始末·····	李仙洲 (83)
美蔣特務合流及戴笠和杜諾迈、赫利、柯克等的勾結·····	郭 旭 (95)
軍統特務機關息烽集中營黑幕·····	李任夫 (104)
蔣經國與青年軍·····	覃異之 (138)
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續完)·····	
·····	王芸生 曹谷冰 (149)

楊虎城將軍被捕經過

王 根 僧*

一百七十七師是十七路軍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芦溝橋七七事變時駐在陝西洛川、三原一帶。是年九月三日起，先後以半個師馳往河北會戰，以半個師開赴潼關迄北禹門黃河西岸構築國防工事。迨十一月間，正當士氣高漲誓死抗倭救亡之際，傳來楊虎城將軍回國的消息，羣情歡騰，凭添無限力量！當時師長李興中、政治部主任郭則沉和我們研究對楊將軍返國如何表示全師將士歡迎之忱，嗣郭則沉同志建議由我代表全師官兵前往香港迎接楊將軍。（以下是作者關於楊將軍回國被捕經過的日記）

我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西安飛抵香港，十七路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維之等亦先後來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楊將軍偕夫人謝葆貞、幼子拯中由法國馬賽乘法船這里波號於午前九時安抵香港，寓九龍半島酒店，隨楊將軍資助回國參加抗日的留學生頗多。

二十七日 午前隨楊將軍遍遊香港各山。午，港紳陳伯旋在其家中招待茶點，曾攝數影。晚，梁霍二君在新紀元酒家邀宴。

二十八日 晚，鄭寶照局長邀宴，楊將軍命我代去婉致謝意。

* 編者注：王根僧同志現任新疆生產兵團參謀長兼新疆石河子新建市管理處處長。一九三七年時，王任一七七師副師長。

二十九日 我向楊將軍詢及此次回國經過，他說：“我們在國外得悉舉國一致抗日，寢食不安，曾兩電蔣介石要求回國參加抗戰，沒有答復；乃另電宋子文囑其轉請，始接宋復電表示同意，才決定回國”云云。又說“昨接蔣介石由南京來電囑至南昌相見，並派戴笠迎接，同時並接戴笠電約至長沙會同赴贛”云云。楊將軍將以上情況告知我們，我們研究後，認為楊將軍只身前去，諸多不便，我既是江西人，自以我陪隨前去為宜。

宋子文由滬抵港，黃昏時我隨楊將軍往訪。晚，宋亦遷寓半島酒店，曾與楊將軍長談。

三十日 宋子文給楊將軍一張長沙飛機票。當時香港的飛機票，局外人不易購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強再給一張。是日午前十一時三十七分由九龍乘歐亞機十七號起飛，午後二時五十分抵長沙，當陪送楊將軍至六國飯店休息。我按址去找戴笠，借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條囑楊將軍轉往武昌，午夜十二時二十分由長沙乘湘鄂段粵漢車赴武昌。

十二月一日 午後三時三十分車抵武昌車站，戴笠率行營及省府人員約百餘人在車站迎接，當即安頓我們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發覺有特務人員秘密監視，楊將軍去訪于右任時亦然。我當將這種情況密告楊將軍，楊將軍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中央不需要這樣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話。

二日 午十二時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漢口空軍航空站。已預備小飛機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來安排是楊將軍、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當時經我再三要求，始臨時將副官叫下來，准我上機。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緯路一號戴笠在南昌的辦公處所。當

車抵寓所附近時，我瞥見有一隊憲兵正在周圍布置崗哨。戴笠安頓我們二人在樓上住，他自己住在樓下。我乘機將所瞥見的情況告知楊將軍，我說可能已把我們監禁起來了。他仍然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他們不需要這樣做吧！”（現在想起他這句話，是多麼光明磊落呵！）我說“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確的，我應該去試探一下。”我當即挾着一套衬衣褲和手巾、肥皂，佯裝出去洗澡。果然被門口衛兵攔阻，并說外面風聲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樓上告知楊將軍，他長嘆一聲，默默無言者久之。

三日 戴笠表面上招待我們甚是周到，伙食特別好，并和我們有說有笑。但迄未談及蔣介石何時來南昌，至此我們也已了然。

四日 戴笠陪同楊將軍乘汽車游萬壽宮，我隨行。

五日 聽說蔣介石即來南昌，晚餐時楊將軍詢問戴笠，他說不確。楊將軍判斷當時情況，也認為蔣介石不可能來南昌，且說既把我們弄到這個地步，他來與不來，都不相干。

六日 午，戴笠陪同楊將軍和我游青雲譜烈士墓。

七日 楊將軍讀報，借悉倭寇已達南京近郊湯山一帶，不勝憤激！他說：“我今不能上前綫殺敵，至感無聊！作為一個軍人能上前綫多殺幾個外國敵人，才算得光榮！若論內戰，則難免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譏！”云云，于此足見楊將軍苦悶的心情。

八日 與楊將軍相對悶坐無聊，我只好說說笑話，以解寂寞。夜間曾談及若不回國，豈不省却許多煩惱的話。他說：“我是一個軍人，且在雙十二時我和張先生為了抗日救國而發動兵諫。今中央和全國一致抗戰，我若竟逍遙國外，那麼，就失去雙十二舉動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國，為的是愿當一兵一卒，亲上前綫殺敵。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綫，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問心無愧。但愿蔣介

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楊將軍忠貞为国之情，溢于言表！

九日 是日敌机轰炸南昌。楊將軍慨叹我国空軍力量太弱，不知道国防建設的錢用到哪里去了。晚，楊將軍对我說：“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須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云云。

十日 午后一时許又发警报，警卫人員帶我們到江边下沙窩隱避。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說：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請楊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車。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揮泪送別。楊將軍叫我速返前方，晓諭十七路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請珍重而已！

（嗣我轉往汉口，复被軟禁至翌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得离开汉口，返回部队。）

回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們趕至上海送別楊將軍出国，仅五月余，今日之別，前途莫测，不胜悲憤！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十七路將領認為楊將軍无辜被囚，为了安慰他的情緒，照顾他的生活，决定請楊夫人謝葆貞同志前去，同时她也要求前去。因此她率同她的小孩拯中于今日由西安飞抵汉口。

十七日 由戴笠安排將楊夫人謝葆貞同志和小孩拯中于晚九时由汉口乘船往江西。

楊虎城將軍被囚禁和被慘杀的經過

沈 醉

一 楊回国抗日,被蔣用計扣押

“西安事变”以后,蔣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刻翻臉不肯承認在西安时所作的一切諾言;并对张学良、楊虎城恨入骨髓,將張公开扣押,逼楊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楊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謝葆貞和儿子及隨員在欧洲游历了一下,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團結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蔣介石的屈辱求和、丧权辱国的卖国投降政策。楊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蔣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諾言,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以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可是蔣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楊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蔣立刻电召軍統首腦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馬上命令軍統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經戴笠一一亲自点名传見后,由李家杰率領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蔣介石还加派宪兵一連,共同負責担任押解和看守楊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楊虎城返回祖国时,“八、一三”上海战事早已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向武汉仓皇迁逃。楊抵香港后,便先去武汉,戴笠在武昌

迎接。当时蔣介石假称要在南昌召見，由戴陪楊从汉口乘专机到达南昌，以后即被軟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輝的一所別墅里。楊这时才知道中了蔣介石的毒計，万分憤慨，但已无可如何，只好忍住再說。熊式輝的这座別墅是一所独立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完全是軍統特务，外层警卫崗哨則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周密。蔣介石当时最怕楊回国后，先去西北，便难下手，所以决心先行扣押。楊夫人及公子隨員等已先返西安，蔣仍不放过，随又設法将她們騙往南昌，一同囚禁。

約在一九三八年春間南京淪陷后，蔣介石离开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将楊夫妇及公子移往后方。当时是从浙贛铁路乘专車經株州到长沙，沿途警戒严密，上下車均在夜間。楊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住了一些时候，又被解往益阳桃花坪，住在軍統設在那里的临时監獄的附近民房內。直到冬天武汉撤退时，楊全家又被解往貴州。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軍統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楊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談：当时楊听到附近枪声和惨叫聲，一夜都沒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摟着男孩說：“我死了不知有誰来照料你？”他哪里会想到蔣介石以后杀害他的时候，連孩子也会一同遭到毒手呢？第二天拂晓启程时，他看到特务們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他一語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緒上了汽車。到了貴州息烽县后，他又在軍統設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軍統息烽監獄，是一个可容三、四百人的集中营，专门用作囚禁中共人士、进步人士和违犯軍統紀律的軍統特务分子用的。如中共四川省委車耀先、罗世文、党員張蔚林、張露萍、馮传訊、楊光等許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馬寅初、

黃顯聲等都在这里囚禁過。只要關在这里兩三年，便被磨折得連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連軍統特務們談到這個監獄都會不寒而慄，那對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二 楊在息烽玄天洞六、七年的囚居生活

一九三九年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陽朗壩離公路太近，怕出問題，便命令特務們另找地方。以後發現離息烽縣城十多里的高山頂上的玄天洞，便決定將楊遷到那里去。戴笠親自上山察看一番，叫在附近修建供特務隊和憲兵等居住的房屋以後，便將楊移送過去。玄天洞是一個天然的大山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廟，只有一個大洞口可供出入，警戒極為方便。特務將道士攆出，強佔了這個地方。這個廟建在山洞內，終年不見陽光，因此潮濕異常。楊全家在西北氣候乾燥的地方過慣了，身體條件很不適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這時楊已看出蔣介石短期內決不會釋放他，為了長久打算，便一再請求，願意自己拿出點錢，在洞外修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務隊長李家杰是雲南鹽津人，一向貪財如命，聽到他願意自己出錢修房子，便極力替他向戴笠請求，而得到批准。楊很高興地拿出了四百元美金，交與李家杰代辦。李除在兌換美金時便揩了一筆油水外，又在修建時偷工減料，弄得非常簡陋。楊對此非常生氣，但也無可如何，只好將就下去。

當時對於看守楊的工作，蔣介石曾再三叮囑戴笠不可大意。戴於一九四〇年又親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楊住宅四周設有便衣特務嚴密看守外，外層憲兵也分兩層布崗。憲兵連連部設在後山高地上，可以控制後山和楊住宅；軍統特務隊則設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崗哨距離，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縮小範圍，並採用

传更办法：那是用大竹子划两道口，象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間，隔一定時間，由第一个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得接着敲打。就这样輪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帶班的馬上去检查。每到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楊可以在門口走动一下。他最愛走到离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終年沒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上的汽車。一到夜間，便不准出門，只能在屋內活动。

我当时在軍統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貴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楊虎城，了解一下他們的生活情况，也順便送給他們一点吃用的东西。当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是每年輪流陪张，她們都是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帶不少东西，生活比較好点。而楊因为蔣介石对他特別仇恨，从来沒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錢又捨不得拿出来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貶值，經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換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訴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調整一下，也維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貶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問題感到苦恼。

楊当时对于帶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問題很关心。軍統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讀書，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請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庫）給他儿子閱讀，后来总算准許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談話时，他只談談在欧洲游历时

看到的東西，絕口不敢談西安事變時的情況。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一個什麼李虎城守西安的舊事，馬上就不愿再談下去。我很敬佩的是他的記憶和听別人唸東西時那種專心注意的精神。他同人談話，不但能很清楚地記得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看到過什麼東西；而且在別人談話中，什麼地方有問題或不符合事實，也能在听完以後，一點一點地給指出來。

約在一九四一年間，楊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孩。這給他精神上帶來不少安慰，但這種暫時的安慰，很快就變成忧伤。因為軍統認為他夫人謝葆貞是共產黨員，不但對她的言行特別注意，並且經常有意刺激她。幾年中由於種種不如意事，使得她漸漸有些神經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務，甚至戴笠去時，她也憤怒地加以斥責。這更引起特務們的不滿和仇視，更想方設法去磨折她，在她產後也很少給以應有的照顧。有一次，她在吃飯，正感到飯菜粗劣得難以下咽，恰好遇上特務隊長李家杰去看他們，她便提出質問。李用言語頂沖她，她氣憤極了，便將手中飯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對，拔腳便跑，回去後便說她有了很嚴重的神經病，要把她同楊隔離，以免妨礙楊的生活。軍統批准了李的建議，硬叫她同楊分居，仍然回到玄天洞廟內一個人去居住。經楊再三請求，才答應讓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內，楊則搬進濕暗的玄天洞去。就這樣把他們夫婦拆開，楊對此很為悲憤，但在那種情況下，又有什么辦法。楊夫人被特務們這樣折磨，神經真地越來越失常，整天叫罵，特務們都不敢見她，終日把她關在房內不讓她出來。楊每听到她叫喊，又不敢去勸慰，只有暗中揮淚，難過異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楊，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向戴提出請求撤換李家杰，因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

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龔國彥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同时认为李家杰经常反映楊夫妇情况，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訓練团警卫組上校副组长，代理戴笠所兼任的組长职务。

龔國彥，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訓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他外表較李对人温和，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訓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当时除了在医药費上揩点油外，什么病他也看不好。楊夫妇有病，经常請息烽軍統特訓班医官去診治，偶尔也請过几回中医。約在一九四四年前后，楊夫人病情有了好轉，才准許楊搬出洞外，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楊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談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別叮囑軍統息烽監獄主任周养浩經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殘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監獄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所称贊。虽然看守楊的特务队是直接受軍統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問題。周經常去陪楊打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龔國彥在場。楊因心情不暢，每打必輸。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連息烽县县长的职位也抓过来，先后介紹軍統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禎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組織一起掌握在軍統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楊的工作。当时軍統在息烽有特訓班、監獄、仓库，加上看守楊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不是軍統特务去当县长，任何別人充当，連县政府大門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們

拆掉。当时不要說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連天，有冤无处訴，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連經過息烽的汽車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担着一把汗。只要特务們一招手，汽車停慢了，就会听到“叭”的一声手枪响了。再認識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三 抗战胜利后的迁移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楊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楊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沒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蔣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憤万分。这时他認为蔣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蔣在胜利后忘記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封信給蔣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蔣抗日，不再打內战而扣留蔣半个月，而結果被蔣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毀，一直希望蔣能自动释放他。他天天盼望，一直望到一九四六年夏天，軍統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結束，迁併到重庆，才决定把楊也迁到重庆繼續囚禁。当楊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說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又把他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楊家山一座平房內。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終日长吁短叹。楊夫人更加气憤，經常責罵蔣介石太沒心肝，特务不是人。楊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八年的折磨，楊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們因为恨她，病了不但不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着满腔憤恨，与世长辞。楊悲痛异常，終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飲食銳減。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飲酒划拳，声震山谷。这时說話变得很低